

你听过最恐怖的故事是什么？

这是一个传说、禁忌，一个关于涮羊肉的诡异故事。

一位北京的老饕曾经对我说过这么半句俗语——「羊活一世东来顺」，讲的是一家以涮羊肉闻名的百年老店，意思是一只羊直到被送上东来顺的餐桌，才能成就完美的「羊生」。但他并没有告诉我这句俗语的后半段，只说不太吉利。

多年后我才偶然得知，剩下的半句是「人死七日西去居」。

据说，这是最顶级的涮羊肉，但想吃到，却并不容易。那是被历史遗忘的角落，只有通过一班特殊的火车，才能到达那里——另一个不属于我们的「北京」。

1、

那是 2015 年，我北漂的第三年，勉强在这座城市稳定下来，事业一片顺利，还交了几个能半夜喊出来撸串的好朋友。

其中有个朋友叫佟金水，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。爷爷当兵扛过枪，父亲知青下过乡，祖祖辈辈根正苗红，据说小时候还住过四合院。

这么长大的北京小孩，骨子里都带点「混不吝」的气质，在他身上尤为明显。说来也怪，这种气质偏偏不怎么让人讨厌，北

漂三年，我能交心能喝酒，半夜拉出来撸串不会说半个「不」字的土著朋友，也就他独一份了。

但这种人一旦和你玩闹起来，也着实抵受不住。比如现在，因为一次赌约，我必须完成他的一个要求。

这个要求看起来很简单——去吃一回涮羊肉。但对我来说，却比沿着工体裸奔一圈还麻烦。

活了二十多年，我没吃过一口羊肉。

据说我刚出生的时候体弱多病，不满周岁就被送进过三次医院，就连人生中第一个生日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的。长辈们迷信，不知从哪里寻了个算命先生，对着我的八字看了半天，最后说我姓杨，又是羊年出生，本命里与羊犯忌，只有一家子都不吃羊肉，我这辈子才能顺风顺水。

从那天开始，我家祖孙三代就再没吃过一口羊肉。不知是不是巧合，我的身体真就慢慢好了起来，甚至连感冒都很少了。

我不是个迷信的人，其实并不觉得吃口羊肉就会怎么样，但从小不吃羊肉养成了习惯，导致我对羊膻味分外敏感，只要闻到一点就会恶心想吐，所以即使后来没了父母的约束，自己也没有刻意去尝试羊肉。

算了，愿赌服输，大不了就是狠狠吐上一回呗！我一咬牙，拿出手机就打算挑一家附近的涮羊肉店。

「等等！」佟金水却突然拦住了我，他神秘一笑，「再加一个附加条件。你明天晚上从北京西站出发，坐火车到北京东站，下车之后再去吃涮羊肉。」他笑得眼睛眯起来，满脸都是「我有阴谋」四个字。

北京东站？我突然愣住了。在北京好几年，由于工作的原因经常出差，北京的机场车站我都是常客，北京南、北京北、北京西都去坐过好几次火车，唯独没有听说过「北京东」这么个火车站。真的有这个站吗？

而且，从北京坐火车去北京，这不是脑残吗？

面对我提出的疑问，佟金水一撇嘴：「那是个老站了，建国前就有了，前几年停了客运，但听说今年初又恢复了……你管这么多干嘛？愿赌服输，你照做就是了！再说了，要是不麻烦不脑残，我吃饱了撑的让你去？打赌赢一次的机会这么难得！」

「行，我去！」看着佟金水得意的脸，我咬牙切齿地说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来到熟悉的北京西站，从取票机里打印了车票。这是和佟金水约好的，车票和吃饭的发票都要保留，作为我履行赌约的证据。

拿票的时候，在我身后排队的小姐姐看到了我车票上「北京西—北京东」的字样，对我投来了诧异的目光。她心里一定觉得我是白痴吧？我脸上泛红，低头逃进了车站。

没想到的是，这趟市内之旅还是动车，加上路程短，感觉也就十分钟的样子就到站了。当我走出车站的那一瞬间，突然觉得

一阵恍惚。

这是哪儿？我还在北京吗？

2、

土黄色的墙面在路灯下显得有些斑驳，甚至能看到有些地方墙皮脱落，还能看到一层层垒着的砖块。一圈小平房更是格外朴素，金色的「北京东站」四个字立在房顶，倔强地反射着灯光——没错，甚至不是灯牌。

如果不是一抬头，看到远处 CBD 的灯光，我还以为自己穿越到了四十年前。今天的北京市区，还有这样的地方？

三三两两的乘客在车站院子里走动，面目被阴影笼罩着看不真切，连影子都和夜色融为一体分辨不出了。习惯了灯火通明的不夜城，突然面对如此浓重的夜色，我感到分外别扭。这里总给我一种感觉，似乎不属于这个时代，而是另一个被遗忘的角落。

匆匆走出车站，我打开手机，搜索附近的涮羊肉店，却寥寥无几，最近的也在几公里开外。这附近也不方便打车的样子，难不成要一路走过去？

正犹豫间，突然看到不远处的路边，有个模糊的人影站在花坛边，似乎是个老大爷。在北京有不少位置偏僻的老饭馆，只服务附近的邻里老客，往往在网上查不到，只有本地人才门儿清。我似乎看到了希望，加快脚步朝大爷走去。

「大爷，您知道附近哪儿有吃涮羊肉的吗？」我摆了摆手，大声问道。

大爷站在路灯外，看着人迹稀少的大街似乎在出神，听到我的话没有半点反应。直到我又问了两遍，才缓缓抬起头，无神的双目一点点聚焦，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：「你在和我说话？」

「多新鲜呐，大街上就咱们俩人，不和您说话我和鬼说话呀？」我哑然失笑。

大爷脸上露出一种古怪的神色，似乎有些兴奋，他左右看了看，好像在寻找什么，但随后又失望地摇摇头：「怎么一辆车都没有.....小伙子，你刚才问我什么？」

「我问您哪儿有卖涮羊肉的，我想去吃点儿。」我又重复一遍。

虽然隔着夜色，但我却清晰地感到大爷身上突然涌出一股浓浓的失落，他喃喃道：「可惜，可惜.....」又抬起头看了看街道，发现视野里一辆车也没有，似乎终于接受了现实一般，没好气地对我说：「往西北走，八王坟那儿就是了。」

我有些摸不着头脑，这大爷怎么回事？等不到出租也没必要冲我甩脸色吧？我也有些别扭，冲大爷道了声谢，朝他指的方向走去。

走出老远，我还依稀能听到身后大爷不甘的声音：「好不容易等到.....怎么没车.....没时间了.....」

莫名其妙！我腹诽一句，加快脚步远离这个神经病大爷。

走了一会儿，我突然闻到一股勾人的肉香。顺着气味再走几步，便看到一家挂着灯笼的门脸，浓浓的香味传到大街上，让人忍不住朝店里望，招牌上写着三个大字——「西去居」。

嘿，我忍不住失笑。虽然从不吃涮羊肉，但我也听过老店「东来顺」的名字，这家店是故意和他唱反调吗？但「西去」.....这个名字可不怎么吉利啊，透着那么几分驾鹤西去的意思。

算了，我也不在乎这点口彩，还是赶紧吃完把赌约完成吧。我推开门，一步跨进了店内。

3、

喧闹声与烟火气几乎是瞬间就涌了过来，把我紧紧包围，又猛地将我拽进去成为这喧闹的一部分。不大的店面里有不到二十佟八仙桌，此时熙熙攘攘坐满了人，每桌一具炭火铜炉，正吃得热闹。

好家伙，我说这大街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，原来都在这店里吃着呢？

没等我反应过来，穿着马褂的服务员已经迎到了门口：「客人几位？」

「就我一个。」我下意识地回答。

服务员略一颌首，回头高喊：「生人一位！」

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：「生人？怎么听着这么别扭，你们都是这么喊客人的吗？难道还有死人不成？」

话刚出口，服务员的动作突然一顿，整个人仿佛僵住了一般，他的眼神变得有些奇怪，直愣愣地看得我心里发毛，配合那依旧挂在嘴角的笑容，显得有了那么几分诡异。甚至就连不远处的另一个服务员都扭过头来看向了我，更让人不安了。

就在这时，身侧突然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：「哈哈，应该是生客才对。一回生二回熟，小伙子你第一次来，总不能是熟人吧？」

随着这一声笑，服务员僵硬的动作突然又流畅起来，他弯腰作了个揖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我扭过头，门边的桌子前坐着个老头，穿着厚实的军大衣，看起来六十来岁，但身材魁梧，似乎很是硬朗。他冲我招招手：「我天天在这儿吃涮肉，还是头回见你。搭个伙吧，这顿我请！」

还有这种好事？我毫不犹豫地坐了下来：「大爷您局气！不过我还有个不情之请，一会儿发票能让我拿走吗？」

老头诧异地看了我一眼，露出感兴趣的神色：「小伙子挺有意思啊，没问题！」

我嘿嘿一笑，向服务员要了一份干净碗筷，把注意力放到眼前的铜炉上。

烧红的木炭在铜胆里散发着热量，将铜胆外的火锅煮沸，葱段和姜片在清水里上下翻滚。我饶有兴趣地伸出筷子沾了沾汤，又伸进嘴里一抿：「白水啊？」

老头一摆手：「清汤才能吃出羊肉的鲜来。你第一次吃涮羊肉？」

我点点头：「我这辈子连羊肉都没吃过一口呢。」

老头嘿嘿一笑：「那你可真是白活了。不过你运气好，最后还能了结这么个遗憾。」

怎么说得像是最后一顿饭似的，我没好意思说出口来，只在心里嘟囔了一句。

羊肉还没上，据说后厨得现切。等肉的功夫，我和老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。

老头姓方，祖祖辈辈的北京人，在宣武区开了个小卖部，他说起涮羊肉来头头是道，给我听得一愣一愣。正聊得兴起，服务员端上了一盘切好的肉片，红白相间地摆在了桌子上。

方老头端起一盘羊肉：「这涮羊肉讲究一清二白，清指的是这锅清汤，白指的是这白瓷盘。现切的羊肉一片片码在盘子上，必须得立盘不倒，并且肉片下锅，盘里不能留下一滴血水。」说完，他缓缓将盘子垂直立起，果然羊肉粘在盘子上，没有一片脱落。他又用筷子把羊肉下到锅里，盘子上依旧白亮如初，仿佛没装过羊肉一般。

肉片在滚水里一涮就熟，我刚要下筷，方老头却突然把我拦住了。

「西去居和别的店不同，这里还有一道特殊的规矩。」他看着我，脸色突然变得肃穆。

「这羊肉是一清二白，那你呢？清白否？」

4、

「什么意思？」我愣住了。

方老头面色严肃，缓缓道：「人活一辈子，谁没做过亏心事？到头来，总得有个说法。就像这涮羊肉，清清白白地下锅，涮不了几下，一锅白水就浑浊糊涂了。」

听他打了半天机锋，我有些不耐烦了，皱着眉头问：「大爷您到底是什么意思？」

方老头用筷子指了指方向：「你仔细看。」

我顺着他的动作看去，眼前突然一刺，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。

那是隔壁的一桌客人，热热闹闹地吃着涮羊肉，似乎没什么不对。但仔细观察，却能看出食客的表情没有半分尝到美食的喜悦，反而每片羊肉入口，都露出痛苦的狰狞表情，好像吃的不是羊肉，而是烧红的碳块一般。因为离得近，我隐隐还从肉香中闻到了一股遮盖不住的血腥味。定睛一看，那食客的脚下聚了一滩鲜血，还在不停地滴答着。

我强忍住转身就逃的冲动，颤着声音问：「方大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」

方老头不回答，只是伸出筷子一片片地夹着羊肉片，每吃一口，都自言自语般说上几句。

「七岁，用弹弓打下树上鸟窝，摔死雏鸟三只。」

「十一岁，扎破自行车胎，导致车主摔跤骨折。」

「二十三岁，参加批斗大会。」

「三十四岁，偷窃工厂钢材。」

「五十二岁，撞伤路人逃逸。」

.....

他边说边吃，好一阵子才把锅里肉片捞完，原本的清汤锅已经一片白浊。他抬起头，直愣愣地看着我：「这些肉是我的，已经吃完了。那你的呢？你这一辈子，够清白吗？」

涌进鼻腔的血腥味越来越浓，早就不止隔壁那桌传来的那点。我猛然想到一个可能，颤抖着弯下腰，看向桌底——对面方老头藏在桌下的左手臂上早已鲜血淋漓，血肉消失了大半，甚至可以看见森白的臂骨。

「这些肉是我的。」

想到刚才他说的那句话，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：「这锅里涮的，到底是什么？」

方老头叹了口气：「是罪孽。投胎前，总得清清白白的，涮干净了再走，不是吗？」

投胎？我吓得一下子站起来，甚至把身后的椅子都带翻在地。环顾四周，原先其乐融融的西去居早已换了一副模样。

浓郁的血腥味极为刺鼻，盖过了本来的肉香，满座的食客一个个面露苦色表情痛苦，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。一股股鲜血顺着他们的身体流淌到地面上，汇成了一股股溪流，浅浅地在地面上积起了一层，浸湿了我的鞋底。

最严重的一位食客已经瘫倒在桌前不能动弹，浑身上下已经不剩多少血肉，大半副骨架已经露了出来。但他却依然伸出挂着肉丝的指骨，从锅里捞出一把把肉片往嘴里塞去，但肉片刚刚咽下，就会从裸露的腔骨处漏出来.....

「别看了，没有满三千刀之前他都不会停下，」方老头幽幽道，「罪大恶极，怪得了谁呢？」

这西去居做的哪里是涮肉？分明是对人的凌迟酷刑！

几个服务员不知从何处出现，隐隐围住了我。一位穿着白褂子的厨师持刀走来，盯着我上下打量，似乎在寻找下刀的方位。

「小伙子，轮到你了。」

5、

难道今天就是我的死期了？我不由得开始后悔和佟金水打的这个赌，心里一片绝望。

厨师走到我身前，高高举起尖刀，刚要割下，却突然卡在了那里，半天没有动作。他露出纠结的神色，几次挥刀欲割，却总在最后关头停下，脸色变幻不停，终于一摆手：「我找不到下刀的地方。」

方老头诧异地问：「怎么可能？难道他没有罪孽吗？还能是圣人不成？」

我苦笑一声，自己的事情还能不清楚？要说大奸大恶我不敢，但亏心事总还是做过几件，怎么可能没有罪孽？

厨师沉吟片刻：「除了圣人，还有一种可能……」

「你说他……阳寿未尽？」一位服务员忍不住问，「那他是怎么走进西去居的？」

方老头突然问我：「你说你从来没吃过羊肉，是为什么？」

看到眼前这帮不知是人是鬼的东西突然变得好交流了，我的心里又燃起了希望，连忙将算命先生那一套说了出来。

「今年是哪一年？你又是哪年出生的？」方老头追问。

「我 91 年生，今年是 2015 年。」我如实答道。

「本命年！他是羊！是羊啊！」众人突然变了脸色，用一种羡慕又惊喜的目光看着我。

一只羊走进涮羊肉店，几乎不可能活着走出去。但偏偏西去居，挂着羊头，卖的却从来都不是羊肉。

方老头突然亢奋地扑了过来，顾不得自己满手的伤口和鲜血，紧紧拽住我的衣袖：「小伙子，帮我个忙！告诉我儿子，钱都藏在书房的地板里……」

几个服务员走了过来，将激动的方老头远远拉开，其中一人对我做了个「请」的手势：「快走吧，离开这里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」

我还在犹豫，那人朝店里努了努嘴。我顺着看去，满店的食客都用兴奋的目光看着我，一副蠢蠢欲动的神色，仿佛都和方老头一个样子。我打了个寒颤，推开大门走了出去。

一瞬间，外界的寒风席卷我的身体，我抱着胳膊瑟瑟发抖，眼前突然一花，肩上被人轻轻拍了拍。

「小伙子，看你都冻得不行了，进来暖和暖和吧。」

我一愣，回过神看向四周，哪里还有什么涮羊肉店？我明明就还在北京站门口，身后是间简陋的小卖部，店主正半开着门等我进去。

6、

北京站颇为老旧，周围没有什么超市和便利店，这间充满时代特色的小卖部是唯一的补给点。我谢过店主的好意，走进门内，暖气一下子包围了我，把寒意驱散一空。

为表感谢，我买了一包烟和一桶泡面，借用店里的热水把面泡开，站在柜台前吃了起来。

暖暖的面汤下肚，我仿佛又活了过来，脑中则思考着刚才的一幕幕。是我的幻觉吗？还是我做了一个逼真的噩梦？我有些摸不清楚。

「别看我店里条件简陋，但要不是有我这家店，来往的乘客连口泡面都吃不上。」店主笑呵呵地和我闲聊着。

我心中一动，问道：「您在这里开了多久了？」

「得有二三十年了吧，」店主感慨道，「以前这里还叫东郊火车站呢。对了，你从哪儿来？」

我尴尬一笑，把车票掏出来给他看。店主也是一愣：「您还真是.....有兴致。」

他心里真正想说的，是吃饱了撑着吧。我苦笑，随后装作不经意地问道：「您听过西去居吗？」

店主表情似乎一变，但一闪而逝又像是我的错觉：「没听过，是棺材铺吗？那您得去马驹桥找了。」

算了，估计是噩梦。我吃完面，也没有再去完成赌约的兴致了，买了一趟回北京西的车票，离开了这里。

检票的时候，车站的工作人员突然指着我的手臂问：「这是怎么回事？」

我一愣，低头看去，淡蓝色的衬衫袖口上，印着一个鲜艳的血手印！而且这手印颇为纤细，像是被手骨印上的。我立刻就想到了方老头攥住我的那一幕！

这不是噩梦，是真实发生过的！

「刚才流鼻血……」我搪塞了几句，糊弄完工作人员上了车。

惊魂不定地回到家里，我整夜没有睡着。

7、

第二天一大早，佟金水就找上门来，要验证我赌约的完成情况。

我没有配合他，而是拿出方老头给我留下的地址，拽着他问道：「这地方在哪儿？带我过去。」

「宣武区？早没了！」佟金水诧异地看着我，「你刚来没几年不知道，早就改成东西城了！」

但面对我的一再要求，佟金水还是带着我找到了西城区的一处杂货铺。

「喏，就是这儿。」他指了指。

我一言不发地走进去，在杂货铺买了包烟。店主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眉宇间有股苦涩，似乎并不如意。假意和他聊了会儿，我问道：「您贵姓啊？」

「姓方，怎么了？」

得到了想要的答案，我犹豫了片刻，留下了一句话，转身就走：「有空的话，检查下书房的地板吧。」

看完我的一举一动，佟金水有些摸不着头脑：「你发什么神经呢？」

我深吸一口气：「老佟，我给你讲件事.....」

听完我说的一切，佟金水沉默了片刻，缓缓道：「想不到，居然是真的.....我以为只是传说而已。」

我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，佟金水知道些什么！我一把攥住他的袖口：「你是故意的？我昨天差点就死了你知道吗？」

面对我的怒火，佟金水连连解释：「我哪知道这么危险？我还觉得这就和让你去鬼屋住一晚上一样的.....去年我打赌输了，你不就让我去公墓露营来着吗？」

我苦笑，公墓里什么都没有，可这西去居是真的有鬼啊！但我的火气也消了大半，只是逼他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。

佟金水露出回忆的神色：「你知道的，我爷爷是个老兵.....」

佟金水的爷爷年轻时跟着部队四处打仗，虽然侥幸混了个全乎人，但也落下不少暗伤，年纪大了，全都成了要命的事。五年前，他老人家终于扛不住，躺倒在病床上。

他生命中最后的几个月里，只念叨着两件事，一是说自己对不起以前的战友，二是总说要再吃一顿涮羊肉。羊肉大补，但以他此时的身子骨，佟家人又哪敢让他碰？虚不受补吃出问题来怎么办？这件事就一直敷衍着。

但有一天，老爷子却突然从病房里失踪了！一个弥留之际的老人，能跑去哪儿？佟家人急得团团转，却四处都找不到人。想到老爷子说过要吃涮羊肉，他们还专门去东来顺的门口蹲守了一天，却一无所获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老爷子又自个儿回到了病房，走路呼呼带风，好像根本没病的样子，只是决口不提昨天晚上去了哪儿。

但佟家人却心里有数，这怕是回光返照了。果然，没几天，老爷子就离开了人世。奇怪的是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，他却再也不念叨战友了，好像曾经的愧疚与亏欠已经弥补了一般。他走的时候，带着如释重负的笑容。

「家里人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，刻意忽略了所有的疑点，」佟金水叹了口气，「但爷爷的遗物是我整理的，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吗？」

我隐隐猜到了他的意思，从兜里掏出昨晚从北京西站到北京东站的车票。

佟金水点点头：「没错，就是这个。」

我默然无语。经历过昨晚的我，知道佟老爷子一定是去西去居洗清自己的罪孽了。

我叹了口气：「算了，这件事我不和你计较。」

我正准备回家，佟金水却突然拉住了我，他目光闪烁，似乎不敢看我的眼睛：「赌约.....还没有完成。」

「你什么意思？」我皱起了眉头。

「就当是做兄弟的求你.....你能再去一次西去居吗？」

我惊讶地长大了嘴，看着眼前的佟金水，不敢相信自已听到了什么。

8、

佟金水叹了口气：「爷爷去世后，我奶奶整天以泪洗面。本来她身体硬朗，可却眼睁睁地一天不如一天，后来更是得了老年痴呆，四处和人说在等爷爷回来.....前不久她查出了脑癌，医生说最多还能活两个月。」

「这和西去居有什么关系？」我不太明白。

「整理遗物的时候，我发现爷爷的怀表没了。那是奶奶年轻时送的定情信物，我想应该是落在了西去居。我想，至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让奶奶再看看那块怀表.....或许，或许她也能笑着走。」佟金水神情低落。

我有些犹豫，本能地排斥再回到那个地方。但想到佟金水这两年帮过我的忙，又有些动摇。

「求你了！」佟金水哀求道，「昨天你不都看到了吗？他们不会对你怎样的，你是唯一能安全出入那里的人.....只有你！」

我狠狠一咬牙：「行，我干了！」

当天晚上，我打车到了八王坟，按照记忆找到了那条街道。但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本该出现的西去居却丝毫没有踪影。去哪儿了？

我在周围寻找着，却一点儿线索都找不到。我慢慢扩大范围，在一条熟悉的路边看到了一个火盆。

几个穿着白衣的人围着火盆，不停地往火里塞着什么。仔细一看，是一把把的纸元宝。

「这是.....怎么回事？」我凑过去问道。

为首的男人看了我一眼，叹气道：「我们在祭奠父亲.....三年前，他在这里出了车祸。」

我看着眼前的一幕，突然想到了昨天在这里看到的那个老人.....

我打了个寒颤，看了看四周的花坛，迅速离开了这里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不停思考着，为什么寻找西去居失败了呢？明明昨天就是在这里看到的呀。难道.....必须先坐上从北京西到北京的列车吗？

夜色还早，我决定试一试。

9、

走出北京东站，我恍惚间有了一种熟悉的感觉，仿佛和这片夜色格格不入。这种剥离感.....没错，我回来了！

我按下心中的激动，朝西去居的方向走去。

路过街角时，我远远地就看到了燃着的火盆。他们还没走？

正想着，我的眼神突然一凝，看到了花坛边那个藏在阴影里的老人。是他！我又能看见他了！

老人远远地看着祭奠自己的亲人，似乎在想着什么事，嘴里喃喃自语。随着我走近，隐约能听清一些。

「三年了.....来不及.....只能.....对不起.....」

就在我迷惑的时候，老人的脸上突然扬起了兴奋的神色！好熟悉，是昨天他刚看到我时的表情！

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老人突然一步从阴影里蹿了出来，走到正在烧火的男人身后，猛地一推！

男人一个踉跄，跌跌撞撞地走到了路中央，满脸迷茫地回过头，随后眼睛瞪大，死死盯着老人的方向。他也看到了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能看到？

就在我疑惑的时候，突然间响起尖锐的鸣笛声，一辆高速行驶的货车飞驰而来，司机满脸惊恐拼命踩着刹车，但最终还是狠狠地撞在了男人身上！

男人的身体被撞飞出好几米，鲜血淋漓地趴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

老人脸上露出几分哀愁，但下一秒就被狂喜掩盖。他咧开嘴无声地大笑着，缓缓消失在夜色里。

下一秒，花坛的阴影里走出一个迷茫的身影。

是那个男人。

他看着远处自己的尸体，愣在了那里。

我不寒而栗，如果昨天不是我要去西去居，而又正好没有车经过的话，或许站在花坛边的，就是我了.....

我叹了口气，假装没有看到那个男人，迅速离开了这里。

10、

我又看到了西去居。

店里依旧喧闹，食客们热闹如故。但随着我推门而入，几乎所有人的动作都瞬间停止，他们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一般，变成了一尊尊雕塑，只是生硬地将头扭了过来，不约而同地凝视着我。

服务员们围了过来。厨师看着我叹了口气：「你怎么又来了？」

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：「各位，我来这儿想找个东西。」

「什么东西？」厨师问。

「一块怀表，是佟老头留下的。他老伴一直惦记着，所以我想把这块表带回去.....」我解释道。

厨师的脸上露出古怪的神色，他盯着我一言不发，看到我心里发毛，才幽幽道：「你要找的这个人.....姓佟？」

我点点头。

厨师笑了，从怀里缓缓扯出一条链子，链子的底部系着一块褪色的怀表：「可我的老伴早就死了，比我还早好几年呢.....」

什么？我如遭雷劈，刹那间不知该说些什么。好半天才缓过神来，我咽了咽口水，声音沙哑地问：「您.....您就是佟金水的爷爷？」

厨师恍然大悟：「原来是他让你来的.....嘿，佟佳氏历代都是粗人，想不到终于出了个头脑伶俐的。」

我心里涌起一股不详的预感，仿佛落到了冰水中一般。但还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强笑着说：「您可不算粗人，金水说您年轻时是有名的智将.....」

厨师嘿嘿一笑：「智将？我就是个厨子，片了一辈子的羊肉，就连死了还得干这老本行.....就算往上数，我佟佳氏在镶黄旗那会儿，也不过就是个管凌迟大刑的刽子手罢了.....」

我终于绷不住了，不敢相信地说：「金水在骗我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」

身后的一个服务员突然叹了口气：「傻小子，离开西去居的机会只有一次，你不该再来的。」

在我惊恐的目光中，厨师提着刀一步步走到我身前.....他缓缓举起刀，一点点靠近我.....

然后，他把刀递给了我。

什么意思？我下意识地接过刀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厨师满脸兴奋，他麻利地脱下身上的白褂子，叠好放在了桌子上。

「我以为还要再等几十年，等到金水快死了，他才会第二次走进这里.....没想到，他还有这样的办法。果然是我孝顺的好孙子啊！」

金水.....第二次？难道佟金水来过这里？我突然想到和佟金水第一次见面的场景。

「我叫佟金水，北京土著.....哟，你也是 91 年的？缘分啊，咱俩同岁，走，下班一起撸串儿去.....」

我还在回忆着，厨师已经走到了门口，冲我挥了挥手：「这厨子.....以后就不是佟佳氏来当了。小伙子，加油啊！」

随着他一步踏出，本来年轻的脸庞瞬间苍老，几步就变成了一个老人，但他的脚步却分外轻快，哼着小曲越走越远。而西去居的其他服务员，则充满羡慕地盯着厨师远去的背影。

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恐惧一下子席卷而来。我一把扔掉手里的刀，快步朝门口冲去。意外的是，服务员们并没有阻拦我，而是对我投来怜悯的眼神。

穿门而过的一刹那，我眼前突然一花，回过神来，我已经再次站在了店里，手里拿着那把刀，身上也换成了白褂子。

不！这不可能！我又一次朝门口冲去.....

一次又一次，我不知道自己穿过了多少次大门，但每次都回到了西去居的店里。终于，我精疲力竭地瘫倒在地。

「闹够了？」服务员冷冷地看着我，「那该干活了，客人们都等着呢。」

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头走到我跟前，缓缓伸出了自己的胳膊.....

我举起刀，看着刀身上反射出自己的脸。

该片肉了。

该盐选专栏共 8 章，87% 未读

继续阅读





盐选专栏

恐怖佳肴故事集：哎，你吃了吗？

川戈

共 8 节

会员专享 ~~¥19.00~~

发布于 2020-12-29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